



美洲 印第安人

苏联科学院

米克魯霍-馬克来民族学研究所著

美洲印第安人

苏联科学院

米克魯霍-馬克来民族学研究所著

史国纲译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一九六〇年·北京

Институт этнографии им. Н. Н. Миклухо-Макл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ИНДЕЙЦЫ АМЕРИК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55

根据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1955 年版译出

美洲印第安人

苏联科学院米克魯霍-馬克萊民族学研究所著

史國綱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明國門大街 329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56 号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開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張 $11\frac{7}{8}$ 插頁 6 字數 310,000

1960 年 2 月第 1 版

1960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統一書號 11002·264 定價 (六) 1.50 元



目 录

緒言	1
美洲印第安人概論	1
美洲原有居民的語言分類	12

北美洲的印第安人

北美洲的殖民史和美、加印第安人的現狀	35
易洛魁人	94
大草原印第安人	137
帕布羅印第安人	165
那發和族	186

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印第安人

中、南美洲的侵佔和殖民史，以及 印第安人的現狀	205
瑪雅印第安人	229
岐楚阿族	253
巴西的印第安人	306
智利的阿拉烏干族	335
火地島的印第安人	348
譯名對照表	362

緒 言

美洲印第安人概論

美国的垄断資本集团不择手段，来推行它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奴役其他各国人民的侵略政策。其中不可忽視的是作为貨样贈送的所謂“美国生活方式”的宣传，这是各族人民在他們的独立受到美帝国主义者的侵害后理当接受的。美国垄断資本家一面毫无忌憚地强迫各爱好自由的和平人民接受他們的支配，一面在国内实行压迫和种族歧視的反动政策。在“分而治之”的原則下，煽动民族糾紛，鼓吹“純粹”的盎格魯—撒克遜血統的美国人的特殊性，和“有色人种”——黑人、墨西哥人、中国人、印第安人等等——的“低劣性”，唆使美国人民反对侨民，以及种种类似的方法，目的都在于維持美帝国主义者的統治。反动陣营中的資產階級学者們討好地杜撰些冒牌的新科学理論，或者剽窃些馬尔薩斯、罗森別尔格和其他“学术”权威的陈言廢語，加以翻新：生物学家宣传“有色”人种在生物学上的必遭灭亡論，好象后者生来就是該侍奉“白种”老爷的；地理学家認為炎熱气候具有使热带居民智力衰退的影响；人类学者主张人类有高等人种和低等人种之別等等。所有这些“理論上”的捏造，当然是为了証明帝国主义者奴役各主权国家和人民的政策是正确的，并且使它合法化。

美国的千百万劳动人民，尤其是在美国的被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处在駭人听聞的境况之中。为了要把他們的生活固定在最

低的水平上，为了可以从他們的劳动中榨取最高度的利潤，美国垄断組織采用恐吓手段和种种野蛮的种族主义法律。

美国的一千五百万黑人，他們都是从非洲运到南部种植場上当苦役的奴隶的后裔，呻吟在企业主、种植場主和农业垄断組織的不能忍受的压迫之下。

千百万墨西哥人——1848年美国从墨西哥夺来的北美洲西南地区的居民（除他們之外，还应当加上那些依照合同在美国做工的墨西哥人）——的情况，簡直是絕對无权地位和赤貧的实例。

在美帝国主义所奴役的各族人民当中，印第安人——一直居住在大陆上的老居民的后裔——所占的地位是特殊的。

目前美国共計有四十万印第安人——这是該国原有居民經過三百年的歼灭后留下的总数。洗劫一空的印第安人被赶进了在該国称为特居地的集中营里。他們在那儿遭受到缺少土地、失业、慢性疾病和絕對无权地位的痛苦。

拉丁美洲各国印第安人的困难情况，并不減色。他們受到了本国地主及资产阶级的和在这些国家里大多有全权发号施令的美国垄断資本家的双重压迫。

然而，曾几何时，美洲印第安人的处境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的。各部落的勇敢猎民曾在辽闊的草原上和林間曠地上遊猎。定居下来从事农业劳动的各部落創造了高度的文化。公共事务由氏族會議和部落會議決定，而首領和首长仅仅是人民意志的執行者。

关于这个現今不复存在的旧美洲，主要是从小說和大众讀物里获悉的，而大众讀物对于美洲印第安居民的旧时生活，往往仅提供了一个不全面的、有时簡直是歪曲的概念。各印第安部族和部落的生活条件是极不相同的。它們的經濟結構和整个社会制度，当然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些是保存着古风的和原始公社生活方式的部落，也有一些是有过复杂的社会阶级結構的、建設了城市并創造了自己文字的高度发展的部族。对于以往美洲印第安人文化的多种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不論从迈因-黎德和芬尼摩·庫伯

的小說里，或者普及科学的讀物中，都不能得到一个明晰的概念。

然而就是那些对美洲印第安人的旧时生活和原有文化略具正确观念的讀者們，也不一定知道那时以后这些印第安人究竟是怎样的，他們在帝国主义統治下目前的命运又是怎样的。

要把一切情况清楚地描繪出来，确实是很困难的，首先因为在各种的資料里，——不論是調查的正式記錄，或者是資產階級學者所編纂的民族学方面的記載，——永远也不会正确地 and 真實地把处在帝国主义沉重机器压制下印第安人的不象样的生活形容出来。我們至多不过从那些有自由思想的进步研究者和觀察家那儿，知道一些有关印第安人現代生活的个别事实和真相；此外我們經常看到的多半是为了吹噓而加以粉飾的面貌。

然而也不仅是由于这种資產階級自吹自擂的謊言，才难于正确了解印第安人的現代生活情形。問題本身也十分复杂。自从欧洲各国移民侵占美洲一开始的时候起，在侵占者和原有居民之間，便形成了种种从属和压迫的关系，但是不論是当时或是稍后的一个时期內，这些关系在美洲的各个地区上具有各不相同的形式。那时以后，在历史发展和殖民地化扩大的进程中，压迫印第安居民的形式就轉變了，并且花样也更多了。在北美洲的英国殖民地上，直截了当地把各印第安部落从它們的土地上攆走，甚至加以歼灭，这样就形成了殖民政策的一种形式；在中美洲亚热带地区的西班牙殖民地上，外国居民始終占少数，而那些人数众多的和很发达的本地民族，过去、現在都是人口中的多数，便出現了殖民政策的另一种形式。

其次不能不提到，从十七世紀开始迁到美洲的、尤其是在温和地区定居的大批外来居民，并不都是压迫者、剝削者和冒險家。移民中劳动人民——沒有土地的农民和失业工人的数目日益增多了，他們都是被无情的穷困赶到海外来的。这些不幸的人們和他們的子孙，大多数並沒有在新的地方上为自己找到幸福，以后便成为美洲——不論是北美洲或南美洲——外国居民中的极大多数。

在本地居民的关系上，他們从来不是压迫者，——正相反，他們和印第安人之間，是利害一致的。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在这些移民的劳动阶层——农民和工人——和印第安人之間，已建立起了各种各样的文化交流。

* * *

美洲印第安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他們是不是跟印度有点关系，所以称他們为印第安人呢？任何一个不是专家而想进一步了解美洲印第安人的，都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这两个問題。

然而这两个問題之間是根本沒有联系的。即使通常称美洲的本地居民为“印第安人”，这个称呼同他們的起源也沒有絲毫关系。“印第安人”的名称是一个历史上的誤解。当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时候，他以为那是印度——那次航海的主要目标——附近的亚洲部分；他毫不犹豫地称那些被他发现的土地上的居民为“印度人”，或者“印第安人”(indios)，即印度的居民。虽然这位伟大航海家的錯誤，很快就被发觉，但是他最初到达的那一部分美洲，即加勒比海那方面的群島，却一直保留了“西印度”——指西方的印度——的名称，而整个美洲的本地居民（除了极北方的埃斯基摩人和阿留申人以外），文献中历来称之为“印第安人”。現在对真正的印度居民却称为“印度人”。为了更切合科学的准确性起見，美洲的本地居民有时称为“美洲印第安人”，或者簡称为“美洲人”。

至于美洲原有居民的起源問題，虽和名称同样不能令人满意，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且也很复杂。关于这个問題，有很多著作和爭論，可是至今仍不能認為它是彻底解决了的。

然而这个問題里的基本方面是很清楚的。可以肯定說，最初到达美洲的人們是从亚洲东北部去的。这发生在比較迟的时期里，大概在上旧石器时代的末期：虽然美洲各地进行过不少考古学方面的发掘，但是始終沒有发现更早的文化遺物。

有些学者固然也曾提出过种种的假定，考虑到該地的首批居民可能是通过其他各种途径而进入美洲的：从欧洲北部經過冰島

和格陵兰,或者从亚洲经过太平洋上的岛屿。虽然美洲的各民族同大洋洲的各民族之间在过去大概是有些联系的,但是这些假定并没有因此而获得证实。毫无疑问,定居于美洲的基本途径肯定是经由亚洲东北部去的。可能美洲印第安人遥远的祖先们从前有个时候居住在亚洲的东南部和东部,后来就从那儿顺着太平洋沿岸逐渐向北迁移,到达堪察加和丘库旗,再从那儿进入了美洲的西北部。也可能他们当时利用过冰河时代出现在白令海峡一带的陆桥。

这些带着相当贫乏的文化财产的人来到了美洲。他们制造着石头工具,这些可能是没有打磨过的,使用弓箭,当然已有取火的本领,豢养了家犬,也许使用过独木凿成的或革制的小船,并且还能纺织。印第安人的祖先们甚至在大陆上由北至南逐渐移居的进程中,便创造了大量的文化财富,以适应各种不同的地理环境。

因此,大概经过很多世纪之后,由于古代各部落向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散居的结果,由于它们要适应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的结果,它们所居住的各个地区中便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经济组织和文化形式。

在美洲的极北部是埃斯基摩人和阿留申人——大概是到美洲的最迟的一批移民,他们的整个经济业务以猎取海兽——海象、海豹等等——为基础;他们定居在沿岸一带,住在土窖或用雪造成的屋子里,穿的是毛皮衣服。

西北部沿海一带,发达的和生产效力高的渔业,是特令基特人、海德人和其他部落的经济基础。他们也是定居的,居住在坚固的木头房子里;穿着较轻便的服装。

各阿塔帕斯坎部落和阿尔贡奈部落的猎民们漫游在加拿大北部和阿拉斯加内陆地区的森林里,以追捕驯鹿和大型野物为生。他们住的是圆锥形的活动篷子,很象西伯利亚各族人民的帐篷;穿的是皮革制成的衣服(裤子、外套)。

偏南一些,在大草原地区上,也住着一些游牧部落(达科他人及其他);他们猎捕大草原上的动物,特别是野牛。不过,在

歐洲人來到之後，當許多部落被迫離開了那些可以耕種土地的區域的時候，打獵便成為這些部落的主要的生活手段了。

在加利福尼亞的平原上，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經濟形式，主要是採集野生果實——特別是橡實，然後進行複雜的加工。加利福尼亞那些屬於不同語族的部落，是比較落後的，過着半遊牧的生活，穿着不蔽體的粗劣衣服。

北美洲東部和東南部地區本來都是些務農為生的定居的部落（易洛魁人、東阿爾貢奈人、馬斯科吉人等等），他們種植玉米、南瓜、大豆等等，住在很大的村莊里，穿着講究的鹿皮衣服，冬季有皮衣禦寒。

在西南部乾旱的地區上，居民們也都是從事農業的，不過這兒需要進行人工灌溉。在這些沒有森林的地方，居民們用土磚建築房屋，把這些房屋連在一起，成為一個大村莊（“帕布羅”^①）；他們穿着織成的衣服；人民的一般文化水平是相當高的。

多山的拉丁美洲各國，從墨西哥到秘魯，是一個文化水平最高的地區。這些國家里的各族人民——屬於猶他—阿茲蒂克、瑪雅、契勃察、岐楚阿和艾馬拉等語系——務農為業，種植玉米、南瓜、蕃茄、豆、煙草和其他農作物，而在安第斯山脈一帶，則種植馬鈴薯。他們的手工業和商業都很發達，出現了城市，建立起複雜的社會生活形式，有文字，並發展了科學知識。

奧利諾科和亞馬孫流域熱帶森林裡居民的經濟和文化水平，却要低得多。大多數部落——加勒比、阿喇瓦、圖比—瓜拉尼和其他語系的部落——從事農業，以種植馬紐卡^②為主，但是有些部落卻僅靠打獵和採集為生。他們住在用樹枝和樹葉搭成的茅屋里，幾乎不穿什麼衣服。

在南美洲溫帶地區的帕姆帕（пампа——草原）上，印第安

① Пуэбло，西班牙文為 pueblo，意義是村莊，美國西南各洲及墨西哥北部的印第安部族，都用這個名稱。——譯者

② Маниока，南美洲熱帶地區所產的一種木薯，學名 cassava，可供食用。——譯者

人的經濟基础是猎取巨大的有蹄类动物（特别是駱馬），但是有些地方的农业也很发达；他們过着半遊牧的生活，穿着兽皮做的衣服。这些是阿拉烏干、德谷也尔彻和其他部落。

最后，那些被排挤到极南方火地群島上的各部落，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大半以捕魚和沿海岸采集为生，过着流浪的生活，文化水平一向是最低的。

可見在欧洲人到来之前，美洲人民的生活情况，經濟和文化的形式，是非常多种多样的。最落后的部落是流浪的猎民和采集者，最先进的已經創造了高度的文化水平，过着城市生活，发展了手工业、商业和文字。

在淪为欧洲的殖民地很久之前，印第安文化上的一切成就早在美洲大陆上出現了。印第安人种植了馬鈴薯、玉米、番茄、向日葵、煙草、馬紐卡和可可，这些都是旧世界各族人民从来没有见过的植物；它們后来传播到全世界。美洲的各族人民除狗以外，固然不知道其他的家畜，但是某些地方也有了火鷄和羊駝。

美洲的各族人民大都不知道使用金属。仅仅知道在文化很高的地区里，主要在古代的秘魯，才会熔炼金、銀、白金、銅，以及銅和鉛的合金——青銅。沒有发现任何地方会炼鉄的。但是有些地方能以冶制方法打隕鉄和銅。

在欧洲人到达之前，整个說来，美洲各族人民的文化水平是低于旧世界各个先进民族的。

新世界各族人民历史上的落后性，是由于种种不利于他們发展的条件造成的。要在美洲定居，人們就得尽极大的努力来适应各种的自然条件，同时那些作为向前发展的生产力，必須随着新的地理环境而不断改变。例如，不久以前还在密西西比流域經營农业的部落，被迫退到乾旱的草原——大草原——上之后，虽然不能再从事农业生产，却发展了极能适应新自然条件的狩猎經濟。那些来到大陆南端最不利的自然条件中的火地人祖先們，想必从前曾在另一种的地理环境里居住过，也可能有过比較发达的經濟

形式。后来他們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創立了特殊的、按自己方式而发展的經濟文化結構。此外，由于和古代世界文明的中心相隔太远，使美洲各族人民无法得到推动旧世界各族人民发展加快的刺激作用。事实上，就是在东半球（旧世界）的范围内，凡是同巨大文化中心距离較远的各族人民（欧洲极北部和中亚細亚等地区），在发展上也是落在后面的。

*

*

*

欧洲殖民者的侵入美洲，給原有居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他們利用力量悬殊的战争来消灭印第安人，挑拨印第安人进行毁灭性的內战；印第安人的村庄遭到焚燬，田园被踐踏，毫无理性地把飞禽走兽杀絕；把有毒的东西和食物丢給印第安人；整族整族的人民被赶进了沼泽的和对身体有害的森林；数十万印第安人在矿坑里和种植場上干着不能忍受的苦工而死亡了。所有教派的教会都頌揚和支持殖民者的这些残暴行为。

馬克思在評述原始积累时代时写道：“对原有居民的待遇，自然是在专营輸出貿易的殖民地，例如西印度，和懸賞叫人去謀財害命的人口稠密的富国，例如墨西哥和东印度，最为可怕。不过，就在真正的殖民地，原始积累的基督教性質也是否認不掉的。在1703年，基督新教的正人君子們、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曾由他們的會議決議，对每个印第安人的帶髮头皮和每名紅皮肤的俘虜，懸四十英鎊的賞格。”^①

殖民主义者还要强自辯白，說什么为了要把欧洲文明輸入野蛮的和未开化的新世界各地，屠杀印第安人是必要的，好象本地人对这件事有所妨碍似的。他們揚言，印第安人是吃人生番，是蛮子，过去既不能、以后也决不会創造出文化上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对于这些曾以种种非常重要的栽培植物丰富了人类的、在建筑学上創造了惊人成就的和在适应恶劣的自然条件上以罕有的

① 馬克思：《資本論》，卷一，參閱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957—958頁。

本領作出了榜样的各族人民，进行这样的誣蔑，根本就同现代种族主义者的謬論一样，是毫无根据的。

欧洲人来到以后，給美洲各地的印第安人安排了各不相同的命运。在以前人口稠密的北美洲——加拿大和美国，总共只剩下了不到五十万人，而所有这些人，有的分成零星的小团体，生活完全和国内的其余居民隔絕，圈在特居地內，有的在加拿大的大森林里流浪，受尽了向印第安人收購毛皮的哈得孙海湾公司的奴役。

在拉丁美洲各国出现了另一种的景象。在这儿，許多印第安人保存了自己，并且現在成为居民中的主要种族。这些都是善于保卫自己、善于保存自己文化的很发达的部族（参閱《歧楚阿族》，《智利的阿拉烏干族》等論文）。目前在某些拉丁美洲的国家里（危地馬拉、秘魯、玻利維亞和厄瓜多尔），印第安人在人口中都占大多数。如果把印第安成分通常占优势的混种的梅提斯^①人口也加入印第安人之列，那末在中、南美洲的大多数国家里，印第安人显然代表着人口中的基本部分。在这些国家里产生了几国对本国社会生活具有重大作用的卓越部族，如秘魯及其邻近各国的歧楚阿族、危地馬拉的瑪雅族和巴拉圭的瓜拉尼族。

就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而論，印第安人并不是和外来居民分离开来的单独的部族，相反，却和他們日益汇合，并融成一体。这是由于那不分种族上的区别、有相同的經濟地位和只有极少土地或沒有土地的农民和工人的共同階級利益促成的。印第安人、梅提斯和“白种”农民的文化形式越来越接近了。在工人們之間这种关系更为密切。他們的主要区别是語言；然而連人口愈来愈多的印第安人，更不必說梅提斯，都掌握了中、南美大多数国家通用的西班牙語。不过在北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拉丁美洲各国中資产階級和地主階級所执行的政策——种族和民族上的歧視及压迫，却妨碍着这个自然的发展过程。但是，无論如何，由于拉

① Метис，印第安人和欧洲人、特别是西班牙人所生的混血子孙。——譯者

丁美洲各国中資本主义的兴起，新民族形成的过程早就在那儿具有輪廓了，而在这些民族的形成中，当地印第安因素的作用，在某些地方是非常重大的。目前的墨西哥、巴西、哥伦比亚、智利和其他国家，就都是这样的。这些民族的通用語言是西班牙語或葡萄牙語(巴西)，然而它們的文化面貌却是非常五光十色的，其中印第安的征特征有时較“欧洲的”特征更占优势。

以往种族上和民族上的一切区别，現在不再是美洲印第安人和外来人之間不可克服的障碍了。拉丁美洲各国的劳动群众，尽管他們在肤色上或語言上有所不同，正在一天天意識到利益的共同性。这些国家中大多数的印第安人直接参加了社会政治生活。印第安人和梅提斯在墨西哥的革命中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久以前在秘魯、玻利維亞和其他印第安人口占較大百分比的各共和国內所开展的民主运动中，印第安人是主要的核心。

拉丁美洲各国的劳动人民結成一条統一陣綫，正在为实行土地改革、改善劳动条件、打倒美国的垄断势力、保卫全世界各族人民之間巩固的持久和平而奋斗。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工人阶级，是这场斗争的先鋒队。

* * *

这本論文集，目的在使讀者認識一下美洲的印第安人。其中所收集的資料，不論对印第安各部族和部落以往的文化情况或目前地位，都能构成一定的概念。在論文集中，首先是一篇关于印第安人的綜合报道，論及在欧洲人侵占以前他們的人口分佈情况，并涉及他們在語言上的类别。其后，讀者可以在这儿找到美洲殖民史的特写，如侵占者在北美洲——“盎格魯—撒克遜”美洲——及中、南美洲——“拉丁”美洲——殘杀和奴役印第安人的資料。最后，論文集中用了极大一部分篇幅来討論各个印第安的部族和部落。書中所提到的印第安各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并不包括所有的族在內。編輯委员会認為，把几个最典型的部族和部落团体提出来，对它們过去的生活习俗、文化以及現今的情势加以更詳

尽的叙述,是适当的。这些都是在一一定的限度上能够代表某种经济和文化形式(和地理上的区域也有些关系)的部族和人群;同时并能从它们的情况中看到殖民地压迫和剥削的各种不同的形态。

1. 那些被驱逐离开故土、半遭消灭的各部落的遗民;他们传统的经济生活和文化方式全部被毁坏,成了近于赤贫的农民和佃农;囚禁在特居地里,远离他们从前的家乡(易洛魁人 and 大草原上的各部落)。

2. 那些印第安人——剥夺了大部分土地的庄稼人和养畜人;剩下的土地变为特居地,那儿的人们几乎没有任何生活资料(帕布罗印第安人和那发和族)。

3. 那些印第安人,他们过去是高度文化的体现者,目前仍为本国居民中的主要部分,实际上保存了从前的生活方式,但已变成缺少土地的农民和佃农,一部分成为种植场上的工人(玛雅族和歧楚阿族)。

4. 热带森林中的农业部落和狩猎部落,大半被歼灭;残余分子躲入丛林,过着极凄惨的流浪生活,毫无人权可言(巴西和其他国家的印第安人)。

5. 帕姆帕上的狩猎部落和农业部落的残余,一部分保持了旧时的生活方式,一部分受了西班牙的影响而改变了,并且逐渐和力量微薄的说西班牙语的被压迫农民融成一片(阿拉乌干族)。

6. 落后的猎民和采集者的部落,在资本主义开拓殖民地的猛攻下被歼灭或死绝了,但是从前曾一度为独立的部落(火地族及其他)。

在叙述上面这些印第安人的生活时,我们没有对原有居民所经受的殖民地剥削、压迫和歧视加以详尽的全面揭发,仅指出了几种基本的殖民地压迫方式。但是在这些不同的方式中,就可以看清帝国主义的全部残暴特性;而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作用——以掠夺本国人民和其他国家的各族人民的手段来保证资本主义的最大利润——也在这些特点中暴露出来了。

美洲原有居民的語言分類

南、北美洲原有居民所用的語言，在種類和結構上都是極其多種多样的，而且也沒有加以很好的研究。

傳教士是研究美洲語言的第一批人物，目的是為了宣傳基督教。他們的工作成績（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紀）是把聖經、聖詩和祈禱書譯成各種的印第安文，而詞典和語法便成了這種工作的副產品。十九世紀中，政府考察隊的工程師們、美國衛戍部隊的醫生們和其他偶然對科學感到興趣的人們，也收集了一些印第安語言的資料。

到十九世紀的後半期，情況就不同了。美國旨在消滅各印第安部落的獨立性而實行的新民族政策，迫切需要了解印第安人的文化，以及他們的人數和語言。因此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正好在實行根本改變印第安人的地位之前，對印第安語言的研究就開始系統化了。1879年，華盛頓的斯密孫氏學院內，設置了由鮑威爾少校主持的美洲民族學研究部。1886年，賓夕法尼亞大學成立了白林敦教授領導的美洲語言講座。不久就開始出現了如鮑威爾的《墨西哥以北的美洲印第安語系》^①之類的綜合性巨著；各種印第安文書籍、詞典和語法也大批上市；最後，二十世紀初出版了由民族學和語言學權威波亞士主編的巨著——《美洲印第安語言手冊》（Handbook of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 卷Ⅰ—Ⅱ，美國民族學局，公報第四十期，華盛頓，1911年，1922年）。

這時期美國語言學者們的一切著作，幾乎都在討論北美洲的印第安語言。對南美洲印第安語言的研究工作，開始得相當晚：當德國資本滲入巴西、阿根廷和其他某些國家時起，對當地印第安人和他們的語言的研究工作也隨之而活躍起來了。在十九

^① J·鮑威爾：《墨西哥以北的美洲印第安語系》，美國民族局年報，第七期，華盛頓，1891年。

世紀的馬提烏斯、什特因能和其他研究家之后，有一大批人，其中极大部分是德国人，在中、南美洲各地进行研究工作。尤以列曼和捷列尔二人，在研究中美洲原有居民的語言和文化上，成績很大（二十世紀初）。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起，美国語言学家才着手研究中、南美洲印第安人的語言。这种兴趣是由于美国垄断資本逐步在拉丁美洲各国扩张所促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学者就断然地把研究南美洲印第安人及其語言的事业搶了过去。然而直到目前为止，对南美洲印第安人的各种語言，既沒有清楚的科学分类，也沒有正确詳尽的詞典。美国語言学界极大多数著作中的特点，就是在語言的研究和詞典的編纂上，完全缺乏科学的方法学和共同的准則。

每一种新的分类中，“独立的”或“特殊的”語族越来越多了——这不仅說明了对拉丁美洲印第安語言缺乏充分的研究，而且也証明了沒有真正的科学方法是不行的。所以应该用科学方法作为研究这些語言并对它們的分类进行多次嘗試的基础。

研究語言的作家們自己也不得不承認他們結論中有不确切和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

例如，当李維把南美洲的各种印第安語言划分为七十七个語族之后指出：“这个相当大的数字表明，南美洲語言研究的进度是怎样地緩慢。老实說，語言的分类工作还只是初具雛形。如果說某些大的語族已經确定，那就是說还有許多种語言的确切特性，无法断定。由于我們的才力不足，不得不把它們当作独立的語言。”^①

十九世紀上期，著名語言学家 B·哈姆波尔特还曾經建議，主张把美洲的和若干古亚洲的語言（吉略克語、丘庫旗語）称之为“合成的”或“合併的”語言，划分为一个特殊的語族。在这些語言里，句子的組成方法是把它的次要要素，有时甚至連同主

① P·李維：《美洲人的語言》，《世界語言》，巴黎，1924年，69頁。